

蜜月中的最后的晚餐



海峡文艺出版社

蜜月中最后的晚餐



关于“微型”的沉思

——林鼎安《蜜月里的最后晚餐》代序

蒋 子 龙

象十几个完整而又奇巧的梦。看看别人做梦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微型小说极为重视主观性，观念胜于描述。人想要了解自己的大脑是最吃力的……

读一两篇，是一种智力的熏陶和享受；读五、六篇，兴奋的程度就有所减弱；一气读十几、几十篇，神奇美妙的魅力一变为心灵的重压。

精品应该精读，好吃不能多给，不能用北方人喝大碗茶的办法畅饮广东的功夫茶。当然，北方的农夫要解渴，也不可去求助功夫茶。

这也说明了微型小说的特别之处。它便需要优越的智能。微型小说大赛——跟其它文学作品评奖活动相比，更象一种智力测验。

写微型小说难，难在要有冒险性，拼命追求新、奇、怪、深，追求不同凡响。“步步求险，节节求艰”，用不同寻常的方式反映生活，它宁肯容忍偏激，也不容忍平庸、温和、保守。

写微型小说难，难在可得不可求。靠“天机偶发”，突然智来、情来、兴来。它是一瞬间爆发的激情、感觉、思想，是一种智慧的信息。

写微型小说难，难在会变形，它更象哈哈镜，不负责映出一个真实的世界。变形就是升华，就是给饺子皮加馅，把面疙瘩抻成面条……

写微型小说难，难在靠思想推动情节，而不是靠情节推动高潮。它的尖锐是被一种巧思激发出来的。它侧重表现的是思想的世界，不是外部世界，甚至也不十分推崇感情世界。因此它不太注重故事发展的外在逻辑，破坏传统的情节构成方法。

写微型小说难，难在构思第一，力脱窠臼。它不要无本质的现象。它需要的情节是中国女排在争夺世界冠军的最关键的一局比赛中

的最后的时刻，和对手打成平局；是经过十月怀胎的一朝分娩；是证据确凿的突然逮捕；是输红眼的赌徒摊牌（大概是胡可语）。

写微型小说难，难在下笔如针灸。观人于微，难事于微，意境深而微。化雄奇、壮阔、崇高、恢宏为精巧。

小形式搞出了大规模。“小”在“大”的上头成“尖”，追求冒尖。笔尖是尖的，刀子是尖的，弹头是尖的，飞得快的和锋利的东西都是尖的。我陷入小的联想，小的沉思。这是秋的梦，关于微型小说的梦想。真正的微型小说不一定是我想的这个样子。各人的梦应该不一样。

目 录

关于“微型”的沉思.....	蒋子龙
重温旧梦.....	(1)
带笑的广告.....	(4)
海员和他的妻子.....	(6)
玉琵琶.....	(8)
养兵千日.....	(17)
陪衬人.....	(20)
邻居.....	(22)
签名.....	(25)
失恋.....	(28)
遗产.....	(31)
威力.....	(34)
出言不逊的教训.....	(36)
放心.....	(39)
“情书”	(41)
停车的纠纷.....	(43)

古塔前的那两扇洞窗·····	(47)
赶马车的人·····	(52)
错觉·····	(55)
赛·····	(58)
妈妈，原谅我·····	(63)
“我来试试！”·····	(65)
街头所见·····	(67)
啼笑姻缘·····	(69)
共产党员也是人嘛·····	(72)
蜜月中最后的晚餐·····	(75)
阴晴·····	(78)
半小时的过错·····	(81)
醉后·····	(83)
自讨苦吃·····	(85)
姑嫂塔倒影·····	(87)
“倒榕”树后·····	(94)
长明灯·····	(98)
赶墟·····	(104)
奇缘·····	(113)
雨中亮着一盏灯·····	(126)
爱，并不自私·····	(138)
妻子出走之后·····	(142)

歌声.....	(145)
弥留之际.....	(152)
男寝室里的女浴人.....	(155)
梅姨.....	(157)
后记.....	(161)

重 温 旧 梦

上午，参加“五一劳动奖章”颁发大会；下午，参加劳动模范座谈会。忙了一天，在市总工会吃了一顿便饭后，才算松了口气。晚间，“一对红”夫妻俩约定不看今晚的招待电影，悄悄地离开了闹市，躲到北郊环城河边去了。

环城河边有座石亭，原先是敬奉土地公用的。文革中破“四旧”，土地公被赶走了，石亭空了，成了游人休憩的好去处。

夫妻俩肩挨肩坐在亭中的石椅上。

男的说：“阿秀，还记得二十年前来过这里吗？”

“怎么会不记得，那时你正在拼命追求我呢。”

“哦，都成为过去了，如今，我们的儿子、女儿都快成家立业了。”丈夫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金胥，你感叹什么呀？唉声叹气的，亏你还是劳动模范哩！”

“劳动模范就不许叹气吗？今夜是旧地重游，要是过去，我们是不好在这种僻静的地方谈情说爱的。”

“咱都是四十外的人啦，还谈什么情呀爱的！”

“今晚就谈谈如何？弥补过去的损失嘛！”丈夫开心地笑了笑。

“你呀——”妻子佯嗔地捶了他一下。

环城河潺潺的流水声，伴着啾啾的夜虫的鸣叫，编织着一对中年夫妻现在的梦，将来的梦。

突然，一束强烈的手电筒光射在他俩身上，随着一声大喝：“干什么的！”

金胥平静地回答：“我们在这里坐坐。”

手电筒光搜遍夫妻俩全身。

“嘿嘿嘿！”一阵冷笑，“这么大的年纪了还在这里鬼鬼祟祟的，你们是什么关系？”

“我们俩是夫妻。”

“鬼才相信，夫妻还来这里！你们没家？走！”

他俩被带进村民兵队部。

审讯开始。

“为什么老夫妻就不许谈情说爱！”金胥忿忿地说。

“开玩笑！夫妻还要谈什么！你叫什么名字？工作单位……”

“你们侵犯人权！”阿秀气得发抖。

“这样的年纪两个人在一起，一定不是好东西！”

但是，很快地夫妻俩被释放了。经查实，他俩确实是一对夫妻。

风波过去了几天，邻居们还在悄悄地议论着：

“鬼迷心窍，跑到郊外干啥？”

“好厝好宅不住，跑到河边喝西北风！”

“啧啧，还是一对劳动模范哩……”

带 笑 的 广 告

海边。“古城酒店”。

糖果饼干厂供销员老王遇上鞭炮厂供销员老李。两人对酌，长吁短叹。

老王：“唉，库存的糖果都发粘了，销不出去。”

老李：“咱也是。说什么今年是虎年，不兴办婚事！鞭炮的销路少罗！”

“老兄，你有什么好办法？”

“我正要向你取经哩！”

半夜里突然响起了“劈劈拍拍”的鞭炮声。

天刚亮。消息传开了：“海神爷昨夜托梦，说是今年龙子进城，龙虎配，好年辰！”

民间习俗：夫妻一个属龙，一个属虎，最佳！

于是第二天，古城鞭炮声此起彼落；许多人忙开了，筹划着喜事。

海边。“古城酒店”。

老王：“这也是一种广告。”

老李：“糖果销路好吧？”

老王：“供不应求，彼此彼此，哈哈哈！”

海员和他的妻子

(一)

亲爱的姐夫：

掐着指头算算归期，您就要回家了。我真不知该怎么说才好，有件事该是对你说明的时候了，以免你回家时感到意外，经不起刺激。

首先，求求你一定要冷静，要沉住气呀！

这一年你行船在外，从各个码头——香港、日本、加拿大……收到的信，都是出自我手，我代姐姐写的。长年以来，支撑咱家门户的是姐姐，我伟大的姐姐啊！她服侍病床上的婆婆、拉扯幼小的孩子，里里外外靠的是她拿过手术刀的一双手呀！可她……在你上船以后不久，累倒了，又硬撑着走进了手术室。由于病毒的感染，她终于没有再醒过来。

原谅我对你撒谎，撒了整整一年的谎，写了十几封假信。

请你放心，婆婆我服侍着，孩子我照看。
我按姐姐的遗嘱去做。我这是接姐姐的班吗？
这行吗？祝您

平安！

金英子

10月23日

(二)

金英子同志：

来信收到了，我代表全体船员，向你表示
敬意、向你学习！

我也要请你原谅，我也撒了将近一年的谎，
给你回了十几封假信。

沉痛地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你姐夫在
经过台湾海峡时，为了抢救一条台湾渔船，献
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我是你姐夫的助手。我替他写信寄回家中。
今后，我也愿意照看他的孩子，服侍老人……
祝你
幸福！

纪南山

10月30日

玉琵琶

刘香香接到文化局唐副局长的电话，要她在下午三点，参加一个南音演唱会。还说，到时会有小车来接她的。

此刻，她换上一套浅灰色的西装制服，站在穿衣镜前。衣镜里映出了一个四十开外的中年妇女，端庄、持重。虽然额头和眼角已出现了不少皱纹，但那明亮的眸子和保护得很好的身段，依然留下年轻时的风韵。她在穿衣镜前慢慢地梳理头发，刷净衣服。三十五年的南音演唱生涯，使她养成习惯。每次演出前，她总要在镜子前一丝不苟地整理自己的仪容，直到满意为止。然后，从墙壁上取下那把黑色锃亮的琵琶，轻轻地抚摸了一下琴身上镌深的那三个金字：“玉琵琶”。然后，神情严肃地静候接她的车子。

门外响起一阵小轿车的喇叭声。随即，唐

副局长那宏亮的声音飘进屋里：“刘师傅，准备好了吗？”

刘香香忙抱起“玉琵琶”，应声走出大门外。她坐在唐副局长的旁边。小轿车沿着柏油路，向市郊驶去。

她问唐副局长：“今天上哪里唱去？”

唐副局长笑了笑，说：“茶女村。”

刘香香问：“是大队请的吗？”

“不，是一个华侨！”唐副局长答道。

刘香香脸色陡然一变，严肃地说：“老唐，你是知道的，我从来不上人家屋里卖唱！哪怕他是百万富翁，还是什么大人物！”

“看你说到哪里去了！”唐副局长忙解释道：“人家是个爱国华侨。离开故乡四十多年了，这次回来，是来接洽投资建造毛织厂的。他是个南音爱好者，对你十分仰慕，想拜你为师，又不敢冒昧，才通过文化局出面，请您去的。您千万别多心呀！”

“他叫什么名字？”

“吴润泉。”

吴润泉！好熟悉的名字。刘香香努力回忆着：“什么时候听过这名字呢？……”一时却